



嶼山集卷五

北海趙秉忠著

傳

益都令傳

益都令者令益都以令名天下無  
問識不識皆曰益都令故傳者亦

曰益都令云令姓吳氏諱宗堯別號謙菴起家乙未進士丁酉補令得益都益都附青社郭中為東方劇邑新令至召問掾覲謁儀云何掾具白臬大夫刺史別駕皆如他邑令曰固知之璫闡者其亦臬大

夫刺史公也者而掾曰然令捫其膝四顧迥然曰持此以與闡何不可者時中使增露章劾福山令駐郡中勢張甚令竟以容禮見增不悅增黨中書程守訓謬為程進士同產弟擾登萊徐邳間進士令同

卷五  
里令輒發其非是邑金嶺有鎮鎮  
有驛丞金子登者習供張厨傳以  
苦其從人令每事裁抑之子登懼  
走增所獻計曰孟丘有礦雖鉛也  
而可金為阿翁采之立得金數千  
兩增喜即以屬子登先是守訓啣

令時時向增言新令自大日中無  
主翁至是子登復歸懇曰令利多  
金不欲阿翁專其功增益怒乃下  
檄問盜礦諸民罪狀及徵包礦金  
日數十至今曰事急矣乃草封事  
白於

上其略曰謹按閩增者故違明旨  
罔上行私剥官如蚕毒民如虎山  
東一省無一揚眉伸氣之官五府  
黎庶無一全家完體之民益都止  
有鉛砂原無銀礦增利為市貨所  
聚據為窟穴剝蝕所加席卷一邑

巧立名色勤為勒取日一舉者什  
五月一舉者什二旬一舉者什三  
季一舉者什一臣自去年十月履  
任至今七月費過銀二千餘兩雖  
臣齧藥飲米積數月之俸薪不足  
以供一筵奉一節雖臣單騎徒行

省半年之皂役不足以給一行聽  
一差彼所安享皆百姓之脂膏縣  
官之心血吁亦極矣然猶輕則提  
書重則笞吏廝役則面詈爪牙則  
面責臣何能一日安其職哉蓋自  
福山縣官被叅之後氣高志滿霄

焰熏天動借阻撓以為騙局七月  
行牌到臣以戶口冊十丁抽一共  
八百名又招募夫二百名是益都  
一縣派夫千人日日包一分則日  
十兩一歲三千六百兩何可得哉  
即金子登之負者什八而責縣包

賠其明驗也臣嘗見增疏云近民  
願照舊開採遠民願從便認採義  
民願認洞包採乃今行於各縣十  
丁抽一解監赴比何異炙膏壓髓  
而猶曰民皆情願非面欺乎  
皇上未見此輩比較小民之慘臣

實見之矣嗟乎益都山縣蝗澇之  
餘荒蕪未闢流移未返輓者無停  
轍舂者無停杵老弱憇塗婦子嘆  
室力已疲矣財已竭矣財竭則金  
銀萬萬不能復包力疲則人丁萬  
萬不能加派東郡盜藪其禍必有

不忍言者且臣不產金銀之縣歲  
派人丁銀三千六百兩而派于產  
金銀之州縣又可推也臣縣產鉛  
之洞月包銀九十兩則歲一千八  
十兩而產金銀之洞又可推也故  
以臣縣一歲三千六百兩計六州

二十九縣歲得十二萬六千金以  
臣縣鉛洞一歲一千八十兩計千  
二百洞歲得百餘萬若以金價萬  
倍于鉛洞銀價千倍于鉛洞則歲  
得又當不可以數計矣臣不知增  
所歲進幾何也



皇上受開礦之名增受開礦之利  
增享開礦之樂

皇上受開礦之憂臣不得不冒死  
哀籲於

君父前也疏上蓋戊戌九月九日  
上覽之三復棄去不報明日臺省

引公議力諍之已山東撫臣疏至  
已增辯疏至

上怒命逮令十月令至下詔獄已  
移司寇獄中撫臣坐罰刺史別駕  
坐左遷已亥五月增上令侵沒金  
錢若干令得釋辛丑十月令以

東宮恩復官逾年捐館又二年增  
黨守訓等相繼敗史氏曰自中使  
四出東方先中其厲令侯欲以短  
章持之難矣當被逮時里人哭擁  
令侯願為令死令以間道跨蹇衛  
得脫時事不岌岌哉欲逮則逮欲

獄則獄欲免則免而不能死令侯  
乃令侯卒以困死豈非天平令侯  
歿未二年而餘黨豕息鼠視留殘  
喘以待王鈇直反掌間耳令侯之  
志伸是令侯不死也且自令侯上  
疏後璫即移徐青社之境直如安

堵不賢于十部從事哉今邑中多  
美政詳在齊紀并家乘墓版中今  
獨著其傳於海內者為益都令傳  
陽羨澹慧居士陳君傳

宇內人具者形也生者神也裁者  
德也戒者嗜也不可易者數也有

如制形存神知德絕嗜固宜長世  
延齡浩氣滿天地乃亦有威鳳落  
羽應龍隱鱗偶出于人事量度之  
外者是為不可易之數故曰脩短  
之紀無弗命矣窮通壽夭鮮弗定  
矣世有達人齊一萬物了不戚戚

于生死則所恃有不死而生者在  
焉陽羨陳君澹慧衆稱篤行好學  
之儒死而以此諡者名貞貽字  
孫謀澹慧其號大父懷古先進碩  
哲世稱孝潔先生父直指中湛續  
承世德益顯而光大何名貞貽當

其生值先太母邵受

旌于朝樹棹楔于里曰是太夫人  
貞烈所貽識先德也生有異質穎  
敏端重方在保抱誦詩屬對不習  
而諧總角就外傳讀經書一目數  
行下不忘七歲能文章篇中纚纚

昌言有食牛氣孝潔先生摩頂而  
喜曰此子日可千里十歲面試于  
有司日中完三義太守歐陽公大  
竒之批其卷才真倚馬氣欲凌雲  
嘖嘖稱羨儻聲已噪大江南北矣  
聰穎之士好為名高探討未必厚

實躬行未必體驗又習俗易染微  
逐闐闐闐都玷瑟躅踰者在有之  
君當韶秀即謝絕浮華精研理奧  
又雅好住山中卻囂習靜有良友  
徐翔徵者苦行讀書君拉之入山  
龔錯案上攤書五經性理大全一

一親手評纂每日晷弗遑盥漱漁  
獵蒼頡汲冢玉海裨官而坡仙尤  
心好所裒緝古人言行卷帙題跋  
赫奕煥若屋壁窓櫺備書藥石著  
蔡以銘戶牖盤盂刀劍庶幾焉悠  
然遠山僮僕拾松枝煮糜食淡攻

苦孝潔先生數策杖徃勞之曰兒  
糞鹽繙閱夏冬不輟甚矣憊姑息  
諸君曰精思可通鬼神力不足則  
聖賢日遠窮年孜屹覺此道原無  
界限原無作輟况懷安毒鴆曷敢  
自逸先生聞其言頷之為解杖頭

錢佐饘粥君拜受課暇徙倚空谷  
長林見樵採老稚多寘給散曰此  
吾大父之濟施也遇有慶會款段  
過家事竣即坐斗室中圖書四壁  
茅茨不斷顏其額曰深山淨土日  
夕焚香手一編柴關經旬不啟學

殖脩茂淹苞淵渟制舉擣華神理  
氣奮人稱為毗陵震澤試輒居首  
觀風學臺如江夏熊公安州房公  
武陵楊公會稽王公及長安崔公  
銅陵胡公具人倫鑒咸呼小友而  
江夏會稽為余同譜每向余說宜

興少年竒儻行振六翮扶搖千仞  
士與名豈虛立虛附者哉居家以  
孝友著趨庭侍膳莊翼儼如朝典  
直指命坐至三始就次筮任浮光  
君十稔聞太夫人訃哭奠盡禮念  
直指純孝人重傷父志面不洩涕

而漬湮衾枕迨按部江右湖口稅  
璫橫草疏論劾  
旨留中不報羣小含沙中竒禍君  
徬徨凡幾日不食寢嘔血數升瀕  
危矣賴

主上明聖不畢世怒直臣禍解而



君病甦為子不難死孝天經侃然  
直指通籍三十年強半請休沐落  
落穆穆如玉在櫝君取孟夫子三  
樂一篇演說進之且曰世人競躁  
兩字實多大人靜貞三樂非少直  
指味其言曰兒知我矣事叔于明

于宸謙讓必謹至不敢與均茵席  
教少弟篤摯靡間嫡庶撫季父弟  
勤閔靡間伯叔籲祀蒸嘗聚族而  
享憫罄懸而弗恤忍同陌路出直  
指平日所給俸薪佐以庠之廩館  
之穀拓義田而廣之爰立淵德督

其事是蘆是葦族賴舉火數百指  
曰是

君之恩是父之渥是先大父之志  
或勸其留十之四為子田疇不聽  
其交友誠慤和易莊而不忤至有  
緩急髮膚莫愛無識不識裹糧而

赴者所至如雨大小扣鳴各滿意  
去去而愈思其風聲意氣感人心  
如此性好振人之急尤先困窮一  
日行雪中見有僵卧者解敝緼覆  
之壬子南畿應試遺才後至暴露  
燥濕即為分館授餐邵齊老者生

不謀面至臨場加惠事人更為難  
居嘗學問以仁為宗裡祗間大書  
仁字行住坐卧不離同舍徐卿偶  
問及輒面赤謂德機宜杜曲謹不  
宜暴揚學有本根戒嚴矜炫以故  
孝親友弟睦族聯友朋惠無告躬

行實踐裏歛谷虛則此仁之禔躬  
範俗不亦遠乎天假以年赤塗入  
對鳳翔九霄昧者翹首而挹輝龍  
游四澤枯者跋足而俟潤乃一旦  
落羽隱鱗遽隕中路盖自嘔血時  
恃壯年不稱病學問彌勤病乃滋

蔓斗室偃卧筆墨為伍每謂丈夫  
不死于婦人之手及將華夢神遊  
太清謁上帝造膝稽顙祈丹世事  
我二人帝許諾儻亦孝德精誠之  
極呼吸通帝座世謂咫尺天門謁  
帝非難矣越夕彌留危坐正襟坦

夷而瞑平生學問驗正在此嗟乎  
君亭亭峻表皎皎孤標耿介明心  
中和令質學淹流部而不炫其長  
操砥潔清而不飭其貌嚮往賢聖  
廉立頑懦居然先正之流風貞臣  
之上軌也寰中方訝曦馭之遲雲

裏遽聞鶴笙之早卒年三十邑里  
傳聞無親踈大小咸頓膺涕泣憐  
之嗟乎終軍清纓于漢庭文考擣  
葩于魯殿王勃高步於四子長吉  
擢穎于七齡莫不放瓊琚之辭耀  
鸞龍之彩率皆年不逮壯位不登

朝蚤發夙零為世長恨而歸于莫  
易之數雖然彼膏其枝葉此沃其  
根芟如澹慧之篤行好學半生閱  
歷以稱制形存神知德絕嗜詎不  
儀哉其了然於生死專美而無遺  
憾有以也直指問俗遵海而南某

得侍下風與聞質行為撮其大者  
傳之若詩文副在箴山佳胤亢宗  
先緒備列于大雅諸君子不具述

題詞

吳觀察歷遊稿題詞

秉忠戢景丘樊塊居斗室巷無朋

好可與晤言間從卷帙中尚友私  
淑而友人房澹師氏從燕市寄歷  
遊稿一帙眎余曰是吳亮恭大人  
少渠先生詩草也子大夫所艷慕  
惟此道子其識諸開卷披閱所為  
歌詩數種清逸渾雅飄然欲凌雲

氣心殊愛之迴環數日不去手快  
觀罕寶僭揀精璆如月出山光動  
水空星影懸松門地僻堪移竹石  
室人間好著書玉作芙蓉開別殿  
紗籠菡萏照離宮山雲涼似水霜  
葉麗于花地臨孤嶂險人踏亂雲

行錦衣朝拂薊門烟綵帆夜泊河  
源渚則稱俊逸如海月乍窺孤嶂  
起斗星倒向半山垂落日祠前謁  
漂母如今尚有王孫否月落霜寒  
客未眠澗泉雲外汲夜火石中馱  
楓葉滿崖秋正赤尋源誤認是桃

卷五  
花石門無鎖鑰雲嶠半陰晴日光  
迤射千巖紫雲氣平分半壑陰涼  
風撲簾霜滿瓦踈星落月寒清夜  
半溪雲霧常疑兩十里芙蓉不碍  
流則稱高古如淨掃妖氛清九域  
天地風雲已改色月落陰廊戰馬

鳴寒雲古殿金戈響石危欲向關  
門落谷峻常虞木棧翻雲白山如  
海風鳴樹作濤九關閭闔麒麟鬪  
鞠陵山側迷昏晝直取金人歸北  
塞遙分鐵券下南宮葡萄醉飲玉  
關春蹋踴歡穿青海月則稱雄壯

卷五  
五



如泉流逝水無時返白日西飛常  
苦短西郊鬼母聲啾啾雄虺封狐  
橫道周金風浙瀝我心傷為君織  
素縫衣裳念君久別瘦容光難將  
故衣識短長孤城一夜起秋風戎  
鈐瑣甲涼如水則稱悲慘如自嗟

離別早翻恨嫁來遲不辨妾顏色  
况辨妾心腸十二樓中明月落猶  
疑殘影在鮫綃即來莫扣船聲落  
鴛鴦侶悽風飄夕露踈雨濕江籬  
素練搗回羅帶緩華灯落盡繡簾  
幽遙望故鄉雲疑在前山麓則稱

委婉以上種種才情極妍備態時  
而唐音時而六朝時而三百觀止  
矣亦復掩卷長思撫而增感原夫  
人文既兆作者雲興凡夫含章司  
契研機覃精豈不欲凌厲哲匠馳  
驚林府使篇章與星漢凝暉而令

名與金石等敵哉乃今之君子率  
多束髮受經望翱翔於青紫班白  
紆綬志睠戀於聲華一溷市朝盡  
脫文史真宰既以不居才情亦復  
難運即遊覽神情名山事業畢竟  
虛淹與物俱化豈不悲哉亦有山

林逸士抗跡軒冕之外蠟屐登臨  
詎不志高禽向乃其嘯咏止於月  
露風流詢以人材政體因革舉措  
半在有無明滅又以枯槁傷其神  
矣其有銳精鉛華鏤心著述欲以  
百齡之焰而附於不朽之林不亦

艱乎閩素稱海濱鄒魯作者林立  
若夫仕學兼長神遊八極者指亦  
何敢多屈先生蚤歲公車游歷雄  
州華省遊於燕遊於吳遊於江右  
遊於嶺南遊於關隴三湘七澤間  
輜軒所至吊古懷今吟嘯倏滿奚

囊卷帙積成篋笥藻詞雲構雋采  
虹搗思沉九淵辯雕萬品乃其傳  
布人間歷遊稿其炳炳章著者焉  
獲覩斯編披以三復群裁具備衆  
妙互臻足使圭組却步徒羨慕於  
泉石山林韜筆空慙悚其炳蔚爾

已獨是騷裏促於中路箕尾騎而  
上升識者間興長嘆不知立德立  
言業顯不朽而無涯永譽結為大  
年復何減於脩名而何敵於天壤  
哉有子亮恭更以才品望高當世  
發為聲詩典則瓌琦勁節表率巖

卷五  
廊彩筆斐疊河漢是父是子有作  
有述節鉞已成奕世弓裘詩書隨  
作傳家琬琰斯又朝士大夫所間  
值而詞林執苑所難兼者語曰川  
有原以印浦而後大斯言信矣先  
生平昔守官守法守道氣節干霄

聲實貫斗同志者業為先生發揮  
其崖畧茲不具述先生諱顯字景  
猷萬曆甲戌進士子諱寀字亮恭  
萬曆乙未進士

重刊詩紀題詞

原夫鬯性情之閎韞吟咏以宣藉

賢詰之鴻裁作述斯備恢紘廓幕  
拾明珠翠羽以爭竒損網張且集  
麟角鳳毛而呈瑞寧眩目於絳綸  
黼黻實悅心於金薤琳琅庶幾文  
獻之在茲覺無先後信是詞壇之  
作者代有明徵惟我同郡少洲馮

先生英鍾象緯緒纘箕裘傾浮提  
之金壺吐硃濡墨燃太乙之藜杖  
繼晷焚膏書發二酉之藏芳漱六  
朝之潤鑑衡獨照漁獵有年載之  
肄塾名曰詩紀溯當弱冠纂脩幾  
歷星霜迨仕秦州剖劄方登冊府

麗砂的爍遠超謝氏之碎金玄圃  
崢嶸盡掩琅琊之群玉一時紙貴  
九寓珍收秘省咸稱陸海藍田學  
士宗為騶虞貍首時經歲久運際  
重新惟我同年友東郊畢公南國  
應龍西臺鳴鳳經籍汎覽神遊丘

索歌辯而言已忘鍾鼎摩娑親見  
商周得趣而心獨會斯道主盟文  
苑同時推轂詞宗頃者按部河源  
塞帷關隴奉簡書計吏業已激濁  
揚清續太史陳詩更欲觀文成化  
謂是編摩初始首事關中繼而揆

藻紹休丹沿吳下詎以接武之響  
可忘正始之音譬三江五湖之淵  
淵祭先星宿猶列施介丘之蠹蠹  
原祖崑崙制必改觀羨斯獨步問  
誰慮始并獲觀成則有長武令珣  
王考先生而孫稱冢胤者也才雄

八斗名高博學宏詞望樹萬夫頌  
起神君慈母克繩祖武力振家聲  
檄首捧於蘭臺贊累捐於徽省懷  
鉛握槩工起於玄默困敦之秋緡  
帙縹囊書成於昭陽赤奮之夏變  
其本而加麗踵其事以增華赫奕



采動琅函披對光搖銀海不佞忠  
自覺蓬心終屬里耳三經四始曾  
向長武而問津梁私淑儀刑如見  
先生而開夢寐守箴舊牘載啓新  
編喜日重暉映三辰之珠璧瞻星  
連曜章九野之雲英不獨繼盛美

於前脩並以開覺塗於後進願讀  
書者契其意可化糟粕為神奇泥  
於詞終滯筌蹄為隅象松風竹籟  
枝外節外賸有妙音蟬噪蛩鳴聲  
起聲終全無別調繇斯物理可證  
心精執規矩則明巧不達離規矩

則方圓無準是故善易者得象忘  
象猶之善詩者得辭忘辭運斤遊  
於其苦疾徐奏技進於神明變化  
彬彬郁郁共升大雅之堂肅肅雖  
雖永禪同文之治斷輪莫謂榻管  
稱尊或不負教於昔之先民並以

請益於今之君子

論

聖神功化之極

談吾道者必蘄于聖聖人之于道  
也極矣不知道非以聖極以性命  
極第完其性命純備之初則惟聖

也獨耳聖人者與兩間羣彙同陶  
鑄于道亦同以性命為鑪冶也世  
見聖人搏腕揮斥何以遊于人而  
畸于人必將別具一道術又別具  
一性命果其別也是靈明員映之  
中偏羸以聖化工遍滿之中偏縮

以凡聖苞天下乎道苞天下乎道  
橐性命乎性命橐道乎性命靡不  
該也自吾心以暨寓內其呼吸舒  
卷一動即通所以謂之至道聖人  
之性命一如其靡不該也心與寓  
內真有暢其呼吸舒卷之妙者所

以謂之至人故聖之極于道也非  
極于搏抔揮斥極于渾然一掬知  
後來之有聖者于中庸內生岐路  
知最初之有聖者吾道固總一中  
庸而已子思著中庸而稱致中和  
弘位育紫陽詮解以為聖神功化

之極不其恢乎大哉然此吾道也  
吾性命也中庸即聖神無增拓無  
恢瑋也聖賢必不以天機自然之  
妙專操其勝于驪黃外使人不可  
知而無柰性命之不明也久矣道  
體之不明也亦久矣紛紛者失之

卷五  
驪黃眩之滅沒焉故性命疇人不  
有其能視能聽能持行憬然痛痒  
懍然警惕不謂性命之真不可性  
命疇人不迷其視聽止于眉睫持  
行止于跬步痛痒警惕止于一身  
四大此外皆為胡越矣性命之真

然耶否耶彼徒以藐然軀殼之具  
奉為已有而獲之而韃之吾心與  
天地萬物幾如塊空之不可搏夢  
幻之不可記憶則既昧其真性命  
矣而所操攬之為道術者遂柴柵  
荆棘樊而多端或以道為筐篋之

秘聖人妙竅不過周吾一身覆載  
林總何關毛髮膚骨而爬搔之此  
清淨之學誤之也或以道為鋒刃  
之操聖人不廢機智其一身與覆  
載林總必有陰陽翕張以就吾絛  
錠者此刑名之學誤之也近世言

道益超求道益通而益詭不筐篋  
不鋒刃以道為九達而又于經涉  
者不相與且將謂聖人非在中國  
而西方之非在千載而萬劫之覆  
載林總若無不親乃其比于一身  
實無不踈此其指頗類清淨而情

反類刑名虛空之學彌似彌非所  
誤更大至于龐雜猥瑣之術其言  
愈益恢譎可厭如鼎湖之授後二  
儀以不毀超萬有以獨存莫區大  
撓以為方員之理動植之數占測  
罔象不出範圍甚如補天射日燭

龍之莫四維支祁鎖之恬四瀆高  
羊萍實翔傳之以稽物理之不可  
据其學之所誤尤不必道者總之  
諸家皆托于聖神及一身天地萬  
物以為用而茲一身天地萬物非  
有兩岐百徑聰達黠捷之人各自

以其意見險巇其間耳要不足語  
功化又何足語功化之極縱其識  
力趣解極所獨到有出于糟粕以  
為神奇顧非吾之謂極也彼亦惟  
不識中和耳以方術之言成方術  
之用遂方術之心低昂輕重自云

心有衡而不知其心無權即一念  
實不能自恰低昂輕重既爽自云  
心有機而不知其心伏毒即一事  
不能恰人况其九重八方庶品群  
倫而可以不通三隅之見馳驟于  
無涯之位育哉夫三代以還天地



不清不寧而晦蝕缺崩之變非可  
枚舉矣萬物不恬不愉而夭札疵  
癘之變且將窮于終古莫可解說  
者因仍不察以位育為杳冥之事  
而或希位育之理則以嵩屬聖神  
其于天地間殆蠻觸之爭臧穀之

亡羊也欲識吾道之中和位育先  
溯吾道之性命性命之指晦于理  
氣謂命有義理有氣數謂性有義  
理有氣質乃其自天地而來同萬  
物而受則理氣何容差殊異學方  
不識性命而脩身養性之說明心

見性之說性有善惡無善惡之說  
命有災祥無修禳之說相牴牾而  
不相入吾儒又操理氣兩端以矯  
之不免自為矛盾如以理在氣先  
氣落理後則天地萬物之外豈復  
有玄玄亶亶者耶吾心與吾心之

靈惺豈復有索假尋真者耶兩間  
靡非一氣天之清明與地之深厚  
氣相含也天地之運行與物之化  
生氣相含也一物之胚渾與萬物  
之洪鑪氣相含也物依于地地依  
于天天地何所依附自相依附一

氣渾合正即其一理渾合而苟曰  
天地更依于理則不可故理氣而  
稍分性命而随分矣含生抱樸之  
倫將有終不足以默齋儻來偶契  
之事將有終不足以妙叶而吾道  
之中脊脊多故吾儒又何以能臻

位育焉且即此理氣之齟齬所存  
亦已非中非和耶儒者之希聖神  
而不至坐此也夫性命之初誠有  
理氣而不分理氣者也耳目四肢  
之欲仁義禮智之理均命之曰命  
曰性耳吾心吾身乃天地一物也

剛柔具備則一物之性陰陽苞足  
則一物之命推而紛綸各正之屬  
同專精以為剛柔則萬物之性同  
襲精以為陰陽則萬物之命推而  
積氣積塊之巨專精各成其體則  
天地亦有性襲精各得其分則天

地亦有命故夭喬飛走之為形輕  
清重濁之為形即吾身可挹取也  
夭喬飛走之為性命輕清重濁之  
為性命即吾心可挹取也性命備  
而道備吾身遊于道以為坦途萬  
物遊于道以為通衢天地遊于道

以為懸蹬歷級性命之極無乖忤  
亦無滲漏道之極無偏戾亦無參  
差耶即此誘焉忘焉斯為常人即  
此密符顯證斯為賢人即此渾然  
邈然斯為聖人即此若見若隱斯  
為神人即此大匠以裁製之謂之

功即此大鑪以鎔銷之謂之化即  
此行于無行止于無止謂之極本  
體具足豈必漸積哉顧性命猶微  
言也苟求中和位育之實則最明  
切者莫如喜怒哀樂喜樂陽德怒  
哀陰德一發于情之倪而萬物榮

悴天地舒慘其倪即洩洩而動如  
人偶有所愜所拂則晴日風霾激  
流颶浪皆足與為增感而特自不  
能深覺其故耳是以凡舉念無不  
與天地萬物通凡舉事無不與天  
地萬物應乃人心之真性命而喜

怒哀樂尤其較然者也固自其初  
而具矣儻喜不破陽怒不破陰哀  
不毀性樂不潰情欣然似春凄然  
似秋大寤似夏深藏似冬此寧非  
中和位育之最易見者耶聖神功  
化固以愉佛之頃拓于萬感而其

極深極遠固在人之委蛇盤礴中  
得也但致之一言與極之一言不  
易副耳所以必稱聖神焉解者曰  
由戒懼約之由慎獨精之精約即  
至也至即致也致之為至豈由積  
漸直至之而已至中至和至位至

育至功化至聖神致極總當體而  
至也其肯綮惟一慎獨之至何也  
喜怒哀樂之據于內粘于外忘于  
內暢于外衆不能知其奧突我獨  
知其根源者獨非離情緣也靜有  
獨知動亦有獨知動靜皆有隱微

動靜皆有，不睹不聞。程子所云靜固，靜動亦靜也。慎獨之至，自無眊陰。眊，陽之患；而大造陰陽之自無，不適且獨在內之內。慎獨者，慎其內之內，其致如土之凝寂然，水為內景，猶麗于陰；火為外景，猶麗于

陽。又如辰之凝寂然，日為至精，猶以陽見；月為至華，猶以陰見。內縮之義一也。况天地之化，直闢在南，專翕在北，羣彙之生，敷華在上，根莖在下。人心之理，感應在著，歸藏。在微，厚蓄之義一也。是以慎獨之



至即為中和位育而聖神功化之  
極良由體必存而精必培信乎屋  
漏之光皆為員影搏旋之汞悉為  
流珠也然慎獨之至不過曰戒懼  
之至而已聖神功化無所不揮霍  
無所不悚警溢于一世若縱斤戢

于徑寸若隕淵非戒懼而後別為  
中和位育也此心凜凜一念何時  
可為屑越七情嚴于奔馬故鳴鸞  
諧步百感怵于奏刀故桑林中解  
宇宙奠于升降而抱衷常若憂墜  
蠖蠕恬于細微而塵恤常若戒殺

也中和位育竟其戒慎之心尸居  
龍見惕惕乎深哉吾于是知中庸  
之功化而又知中庸之聖神益中  
和兩義要于一中中寓諸庸也戒  
懼慎獨無不得中而其事固甚庸  
取聖人之瞿然小心粹然夷適者

與馳騫俊偉之用相較則聖人庸  
而不竒矣乃天地位萬物育功化  
所廓馳騫俊偉者將瞠乎後焉而  
不知清寧適得其常恬愉適率其  
順五風十雨非假煉石之術岳峙  
河清非假移山之力家給戶盈非

假徒木之智不殞不殞非假養狙  
之私彌綸參贊固至平至庸者也  
中庸之至德其最初原不容增聖  
神之極則亦不增其最初者耳故  
中和位育滿其功化之量必黃唐  
之世熙熙穆穆方為至盛商周之

世治平浹洽稱續美焉而第以其  
致極之理論孔之刪述孟之仁義  
于萬古之兩儀衆品不可云無大  
功大化也究之六合內外莫非位  
育而一官一室一身一掬亦皆天  
地中分其大方大員之一萬物中

分其葆合各正之一耶則中庸至  
足耶且烈士可以飛霜循吏可以  
却虎貞女可以振飈俠客可以貫  
虹勇將可以迴日善言可以移星  
精有所致便塞兩間况中和之聖  
也此位育之理至今在也惟勿昧

其性命純備之初而已雖然提聖  
神功化以詔天下高明之士將玄  
慕焉豔位育而忘中和囂然自異  
而不以道為紂性命之謂何故賢  
者智者非凡材也其過于所向榮  
之為害學賢智不如學聖神矣紫

陽之終言聖神者非誘以太高正  
示之標的乎乃益信戒懼慎獨之  
言為索隱行怪者防也揚子之悲  
岐路期無錯足于所極之路足稱  
善返其初者

嶼山集卷六

北海趙秉忠著

表

擬

上出

御製擬倚蘭操賜諸大臣謝表宣

德七年

宣德七年某月某日具官臣  
某等伏蒙

上出

御製擬猗蘭操賜諸大臣臣某等  
謹奉表稱

謝者伏以

黼座舒光風之彩色借群英

龍章播幽谷之春情欣競秀採林

巖而散馥宣廊廟以增華羨

彼人流颺茲天韻臣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明

揚資于喜起猶不雜薰誥詠  
共于臣隣宮恒倡羽是以先  
皇觀法縵三尺以通太和聖  
帝迎薰揮五絃而暢同歆絲  
惟立辨動君臣忠義之思操  
乃宣憂懼堂陞幽深之慕自

猗蘭絕響孔壁餘音遂使巖  
穴之竒不獲依于鷓羽風雲  
之遇僅能羨于鴻飛濯丹頽  
以表素心千秋接軫秀紫莖  
而俟幽賞異代流徽伯牙定  
作二篇彌重芳薌之物昌黎

刪為十詠仍容清遠之人士  
林每婉孌于和音空標春雪  
震翰鮮披揚于雅弄祇屬烟  
霞送遠歸風無取漢宮艷曲  
遊絃止息豈收宋代正聲亦  
雕鏤偶及清姿終藻績非關

緬想秋風妍秀調元狩之八  
音春草炫燿悔江東之萬卷  
梁宣帝微霜之句似取幽人  
唐文皇凝露之篇時思君子  
顧紛紛江左何暇攬竟體之  
芳即清切瀛洲未能追同心



之臭至于草生輦路哀唐恐  
刈其靈根花賞禁庭弱宋誰  
執其縹蒂此非悲謔于末運  
蕭與俱焚亦是侈詠于中朝  
莽猶同茂既文章與治術相  
爽且君道與臣寮更踈蕙畝

並滋左徒咨嗟于知遇芝房  
濫奏協律沉湎于公卿馥郁  
含香未見漢官之寵渥清芬  
飲稷總勞晉詔之勤渠龍朔  
更秘省之名絲綸鮮播新豐  
渙湯池之賜粉澤虛承蕭嵩

借孫逖以冠篇朝案僅誇其  
芳質彥博托謝庭以成賦重  
臣自歎于幽貞豈無詞翰之  
時頒竟足明良之未洽損八  
紘而掩雋杰

昭代維新清六竅而煥文章

聖人能作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智先萬物

德暢群倫曰

績武功丕揚震疊克

光文治是集休祥

青宮夙仰神明環生麗日  
丹陛弘宣偉略石補穹天自  
親出掃乎漢氛迨

頻巡奪乎胡魄中外寧而應如風  
草臣民肅而聲徹堪巖

簡兩都之憲臺茂其資業

命諸省之撫鎮鋤彼莠稂釋李學  
士于累囚拔薛將軍于行陣  
桁揚歛涕翻依莢李之叢烽  
燧無驚總作參苓之用

詔陪遊于

西苑故將全樹借人

勅賜沐于上元會見春芽滋雨鴻  
鸞階序誰非才數之菁英鍾  
呂巖廊豈秘空山之金玉頃

者

特紳綸綍

深注林泉收文行于隱淪恢恢天

網廣名賢于攬採整整人網  
乃

聖慮不盡于咨嗟而

王言復宣于詠嘆倣杏壇之遺韻

和以天倪標

楓陛之新篇顯茲物性緬惟深谷

是有孤芬近在

崇階非無隆慕暇而寓興默則托  
言與其樂府之悲傷潛光未  
曜孰若

清朝之寤寐服媚可徵緣宮徵以  
殫

宸情不作騷人哀怨借于喁以發  
幽德何云雅調微茫羨其王  
者之香有芳獨擘跂彼善人  
之室雖隱尤光林壑英標期  
發深沉之癖烟雲曠韻俾生  
濯沐之思更從衆卉以闡奇

姿一枝纈秀仍引群葩而揚  
遠韻十步呈馨活色天然

睿想比玄工之鼓鑄清魂神契孤

踪符帝賚之機緘翩翩妙杼

于八言金石與歲筵並出斐

斐宏宣于四韻珠璣與葱蒨

齊暉將令

紫禁之中光浮春苑宛在

鑾坡之下蔭滿玉池採掇心勤寧

惟滋英華于九畹吹噓言切

倍覺洩標韻于雙清似發流

水之音妙賞以達聰共叶如

卷六  
召玄雲之應靈機以交感旁  
推方注念于

深宮抽為錦采及分光于廣衆朗  
作雲從顧惟一二者碩之人

正可

九五咨求之助委蛇獻納入同五

夜添香協合寅恭出向千官

綉佩

宸章首賜示茲延攬之心台輔同

觀廣彼凝承之益大雅泯泯

于

殿陞許荃宰以聯和

卷六  
王風灑灑于朝端引槐卿而聞馥  
式當若玉况瓊英瑤草之將共  
珍

出則為絲乃隱谷深巖之可代  
致睠此公卿發跡疇非山澤  
孤騫屬夫寮案勛勞總是巖

繫亦薦不獨明

崇高之側席急借拔茅計應啓忠  
蓋之虛心欣看集玉五雲高  
捧一日親沾上下殷殷

盛世絕當門之忌明良亶亶異時  
羞在握之恩



進御有徵已知廣大

寵頒不偶良恃高深臣等擗櫟凡

才蘧蔕賤品久叨侍從漸溷

崇班感遭遇于

先朝出為小草幸趨承于今日入

藉

重華自念以人事君未矢卷阿之

韻聆音察理常思元首之歌

傳播自

天忽驚廣樂慚惶無地始信陽春

依瑤圃以慕英遊不數連珠

之弄近碧梧而廣美蔭疑來

卷六  
雙鳳之和仰

聖翰之虛冲宛爾皇天普潤誦  
御音之恬淡冷然卿月流芬若志  
在于高山抑風清于白鵠情  
岳難求其彷彿詞瀾但想其  
源流遙跂

細旃何厭山林可採俯思交戟不  
妨黃綺同賓若夫

雲藻迴翔

龍文炳朗發聲合乎六律播樂追  
乎九韶猶稱作述之緒餘不  
免精神之糟粕自今惟佐弓

旌以博採暢志在和收杞梓  
以咸來悅人惟正心希氷鑑  
豈遺搜于梁父之吟身在玉  
壺不致惜于龜山之曲伏願  
好賢非咨口實

圖理誕暢心聲如樂斯諧徧窮谷

為飛灰共應無言不試指

大廷為息壤可徵洒瑞露以成文

明晶熒觸目絢瑤華以賁治

化潤澤同滋具茨非遙即在

宸旒之上擴葛天至近惟因豐蔀  
之下通五柞宮中羞漢廷以

侈賦萬年枝上超周曆以遐

占

擬宋以五臣論賜輔臣謝表

祥符八年四月四日召輔臣

觀書王宸殿始觀太宗御書

移御別殿觀皇王帝伯四論

良臣正臣忠臣奸臣權臣五

論幸水軒垂釣辛酉賜輔臣

御製五臣論各一本

伏以

宸衷提振世之衡辨獨嚴於邪正

天語晰當官之鑑精先注於平章

藉

訓誥以開迷仰

絲綸而隕越

命傳三事驩動群工臣等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陳殷  
置輔乃股肱耳目所由資詔  
祿策勲惟忠厚正直之是與  
人情不美世路多艱面從之  
戒雖勤勩相之謨實鮮稽虞

夏殷周之盛內君子而外小  
人迨漢晉隋唐之衰近儉人  
而遠吉士徒招方正誰貢賢  
良忠佞途分莫定名實之準  
權奸影附猶希道義之防鄭  
興庸而善類空陽球敗而惡

氛熾甘陵分部慨重瞻烏白  
馬安流禍生嘗露水火之形  
漸著牛羊之競無休雖當皂  
囊白簡之中尚隱杜欽栖楚  
同一錦衣玉食之事誰分越  
國汾陽善人角其勝而豺虎

潛醜類乘其瑕而天地塞巧  
行間謀陰懷金蘭混彼玉珙  
繁茲蕭艾臣愈幻而君愈眩  
治日少而亂日多盖有患得  
患失之鄙夫天下遂無鹿馬  
效長君逢君之秘計一時盡

化蟲沙明市重而巧避權令  
舉世揣摩莫識太阿所在陽  
渙群而陰樹黨俾同人招引  
盡依魁柄而來荆榛生於畏  
塗坑塹通乎岐路達人敬吻  
志士遺身集思廣益之兩不

相關顯忠遂良之一無所傳  
世如長夜時待

休明茲蓋伏遇

○○○○

仁詔群生

功躋列聖

緝熙止敬詢擇善之可行

清明在躬鑒為臣之不易頃緣

燕豫特荷

臚傳聽鸞和於

金根仰

龍飛於

玉藻香飄

別殿儉

聖祖之音容瑞啓

寶函善

文孫之繼述薰風澹澹雲沼溶溶

當



優游泮渙之時思啓沃維持之  
助昔以四端別崇高之異著  
皇帝王霸之純與不純今以  
五等窮仕宦之情別忠良權  
奸之正與不正

神周夏鼎

夢切商圖

彰瘕惟嚴比日月雷霆之並運  
旌別不爽儼華袞鈇鉞以兼施  
適彼周行覺迷塗其未遠陋  
茲覆轍委顧僕於何人猶  
謂諸曹之風厲殊煩揆路之滌

除用始朝夕

密勿地以近而彌危叅預機宜  
任以隆而易債尋聲索響直  
諒者用以求多炙手熱中鬪  
茸者因而納款政府實十日  
十手之地宰臣難一心一德  
之人清濁之移徙非常邪正  
之變遷有自

王言鄭重

帝鑒精專蓋

聖心求治之勤默燭於治亂興亡  
之介故

聖語望臣之切共圖於陰陽黑白  
之間臣等章句豎儒簪笏末  
品受

恩深重頂踵何知荷擔艱虞忖  
度自失望不足以動物明不  
足以知人惟是戴

主上如對天地之心盟之幽獨儻  
假寵靈以作威福之事質諸  
鬼神恩僭怨以俱忘門與心  
而似水向使陰以要君而急  
以白白縱竊納牖遇巷之迹  
終是作奸犯科藉令巧於釣

譽而妙於因人即覩功成事  
可之勛無異怙權尸利彈冠  
結綬感奮蔚之朝濟羸角獫  
牙想獨行於遇兩敢不益勤  
法戒愈勵初終雖當八元八  
愷之朝豈忘四罪即值三俊

三宅之代尚重十愆此臣等  
所以仰荷

寵綸俯竭愚悃者也伏願  
健同乾運

善與人同

謹頌笑於燕閑弊清鼠穴

揚威靈於掌握風息神叢  
寶善珍賢念培養之難而摧阻  
之易

去讒賤貨惧珍行之震而放利  
之窮庶大臣法小臣廉海宇  
荷知人安民之澤玉燭調金

啓  
甌固群臣奏奮庸亮采之功

奉霖寰李先生啓

始居敝里已借弟子望顏色於衆  
中既入長安復從大夫企威名於  
塞外徒深譽髦之感向無干牘之

通闕典極矣成我謂何恭惟老師  
閣下清朝元老昭代人豪敦卻毅  
之詩書富范公之兵甲握文衡而  
造士賞識之下盡為聞人飭武備  
以臨戎運籌于內曾無遺策故分  
旄遼左不動色而七十二衛之守

屹若金湯秉鉞嶺南未崇朝而八  
百餘年之虜散同瓦解南征北怨  
恍大旱之望雲霓此威彼懷猶沉  
疴之遇秦越既成無競之績當膺  
特簡之知迺晉中樞用躋上埒是  
欲寄以心膂豈特付之瓜牙本兵

有伏龍天下之神氣不言日振中  
國相司馬邊頭之生事毋戒自銷  
是處要荒且將望風而奔突么麼  
把赤何敢喘息而生心乃增兵乃  
增餉皆未雨為徹桑之計即不戰  
而屈人之聲非閣下之公忠何以

自決非  
皇上之獨斷何以即愈是內治外  
威之壯猷亦君明臣良之美事憶  
當時雨之化以偶隔所司未荷鑪  
錘已幸依日之光實私淑諸人敢  
忘陶鑄故魯諸生盡出公門之苑

李而忠小子亦備藥籠之參苓媿  
濫竽無一可知將反躬末從副寔  
唯借寧靜淡薄為安身立命之根  
亦能糲食粗衣為隨境鍊心之地  
顧究竟未知稅駕而始終何道指  
南望臯比之坐若斗山幾由面覲

儼菁莪之教於叅倚仰異耳提

奉孟白先生啟

伏以中臺凜冰霜駿譽早升於丹  
掖東國承雨露鴻勳直薄乎青冥  
願切登龍情傾就日恭惟老公祖  
台下日角珠庭隆公輔望繡裳赤



烏真社稷臣步趨夔龍鞭撻左馬  
譚霏玉雪真似天柱之香藹從空  
而來筆爛金蓮自是風嶺之梅花  
長開不謝蓋以學江文海遠接洙  
泗之濱乃見卿月朗星照耀翼軫  
之野培國家之命脉籌已無雙固

黎獻之元神功高第一衡文中土  
貢舉成玉筍之班督運檀州蜚輓  
壯鐵衣之色樹風聲於廉訪涵豈  
弟於承宣載鎮神臯興謠京轂天  
開帷幄帝錫師貞登泰岱而撫橫  
由玄纛肅山中之虎豹滙滄溟以

洗埃鬱青旌掃海上之鯨鯢念鴻  
鴈之民盡歸襁褓環茅牖之域再  
睹桑麻滔滔夢澤流膏尚藉餘潤  
於僻壤煜煜咸池吐耀猶分剡照  
於幽林卽值震風賴茲廣廈遂令  
宿霧化作定雲戴德日見之羨墻

酬恩難報于天地惟望鵲湖明月  
跂豸府以馳神徒仰華頂清霜托  
兔毫而陳謝謹專下役上叩台端  
用攄九頓之忱兼致一芹之獻希  
惟涵茹無既溯瞻

卷六  
三九  
峇南都十八子

伏以綸扉登雋賡周家棫樸之歌  
玉署同升符學士瀛洲之數事際  
古今而儷美光騰鼎鉉以增榮道  
之將行喜而不寐恭惟諸賢丈先  
生星緯元精璫璵重器剖綠字丹  
書之秘掩二陸於雲間抽玉函金

簡之藏駕八公於淮上鷗鵬競起  
振羽垂天騏驥空群過都歷塊雷  
震千層桃浪爭誇鼎甲蜚聲臚傳  
五色卿雲驚奏乾文垂象銅龍曉  
闕蓮燈將彩旆齊紅金馬聯鑣翠  
柳偕宮袍並綠三三六六不獨李

郭儼神仙繼繼繩繩行見韓歐儲  
將相信百年之名世侈一時之壯  
遊不佞某曩役金陵獲攀玉樹香  
飄桂苑欣逢比室芝蘭鶯報禁林  
遙想滿城桃李提携欲舞咲語如  
狂茲辱翰使之臨兼沐貺函之賜

惠而好我遠承瓊玖之投情竭知  
音莫效涓埃之報願平生志向已  
溫飽之兩忘攄疇昔謀猷願窮通  
而一致庶同朝咸事乎九德而貢  
籍永譽於萬年率爾揆裁不盡私  
祝

書牘

與邢子愿書

蓮葉真人遨遊天際即在榆枋井  
幹者莫不跋羨况耳而目面覲而  
躬逢者耶吾丈明德大業羨埒峴  
碑遠不具述一樹幟詞壇執牛耳

者垂三十載亦不具述即近所惠  
新刻數種種種竒勝文章儼如六  
朝夫論六朝于今絕響久矣丈獨  
追琢礪錯造極峰頂何論空谷足  
音也房澹師昨過名園即席走筆  
有不醉花移檄催行我怨鶯寄言

鈴閣友吾老愧稱兄不覺踴躍携  
袖欲舞竊念雄渾悲壯詩之氣格  
清和睨晚詩之韻致格高令人慷  
慨韻勝令人欣暢若離此境尚得  
稱詩尚可譚詩耶老丈篇什弟見  
頗多有沉雄嚴整處有俊語亮節

處總不作第二想乃近日詩清閒  
如話於丰韻作勝場謂不兼王杜  
而有之耶至吾丈染翰不必山陰  
不山陰只是總衆材而獨運出已  
意以爭奇以故若大若小若楷書  
行書草書都已入神化人爭寶之

弟有荒園約數畝中作大小共四區每區各以花木屈曲環之有亭有臺有石有池有佛堂丈室中亭五楹稍寬敞亭前有四柏樹蓋數百年物敷陰濃縹翠幄覆之客坐其下四五月不知暑如在涼雲綠

雪間也此亭乞大書一扁不拘是何字是幾字惟恃老丈裁定書成未有不稱善者此外再求草書數幅懸之壁間以助清興又求小楷一二紙長畫無事薰風徐來展淨几時時披玩便是餐霞飲沆灘可

遂天際真人之想快不可言然惟  
吾丈慨然揮灑弟方得有此快瞻  
慕芝宇寄美榛苓秋中涼爽必策  
蹇驢掛一壺酒卧遊于半舫齋中  
以聽清話此快更有不可以言喻  
者老丈謂何

奉心卓錢老師書

某豎儒也質愚而陋少賤且貧去  
秋不自意老師拔之儔伍之中置  
之拂拭之列于分不啻已足徼老  
師之靈又復濫竽南宮謬膺高第  
謂得老師提携而培植之可幸無



過以不負門墻乃終風暴起霆霹  
橫來老師拂衣而去都門于時忠  
潛然淚下黯然魂銷悲憤交集不  
能自己蓋悲者悲忠獨行之無倚  
而憤者憤老師直道之難容雖然  
人心不死公論猶存自老師罷而

縉紳士夫莫不扼腕愴惜卒不能  
抗一言于朝天下事所以日就頽  
亂敗壞而不可撐持者正由此公  
論之在下猶冀可以挽回扶曳不  
至一國之若狂者亦在下之公論  
也老師今而後田可耕親可養聖

賢之書可讀一去何損無論  
聖威有霽返旆無難也第正人君  
子充斥猷畝去國日益遠聞望日  
益高宗廟社稷之計日就于非僻  
有識者獨心憂耳老師不置天下  
于度外即岩居能不槩于中耶老

師行後某日奔走紅塵中不知書  
為何物深懼以知人之哲貽累老  
師也惟老師終前日之愛復賜策  
誨無任感戢溽暑收令秋風漸寒  
希為道為天下保愛不宣

奉慎軒先生書

曩從巖藪仰慕台光繼點清班樞  
趨揆席恭惟老先生閣下道學淵  
源人倫模範海內之士得其謦欬  
之餘與一左顧之下者雖復輕塵  
墜露莫不咄嗟增價如元英大呂  
當是時某雖辱諸君子之末祇承

提誨困守章句譬之孺子始就口  
食試使婆婆婆和和伊吾成語即已  
大幸安復敢呈伎倆弄音韻於大  
人君子之前問學無窮性天有路  
十年夙願某所私淑于閣下而趨  
趨不前者徒在文詞文象之間而

閣下所獨証而不以語人者已絕  
法界人天之外譬之鴻冥鵬運而  
索者猶在于數澤不自知其形之  
穢也所喜慈雲盪眼甘露洒心某  
雖愚嘗奉教于君子矣天既使結  
毫髮之緣乃不令附門墻之末究

了無始一大事因緣耶柰何閣下  
衮衣休沐不肖亦馬首東旋從此  
雲白山青東西萬里譬之孺子伊  
吾未成早離石師禽息視肉即不  
顛蹶亦無用處居田未久徼天之  
幸惟我老公祖實秉左鉞而臨我

淄青文武經綸海波清晏覆露之  
餘竊心獨喜自負以為生平所願  
皈依于閣下而未能究竟其萬分  
之一者家學師承意者其借部民  
後見閣下衣鉢乎何則蜀齊隔遠  
自非夙因天不應使編氓世誼起

二因緣而老公祖亦誼篤通家禮  
隆汲引時時出小隊過郊垌授分  
論心天清日霽詎意里中群小惡  
念增長文致訛言輕喧睹聽斯乃  
某黑業所招於老公祖何成心之  
與有嗚呼不即境不當事不身嘗

不復知困辱之若斯也人世果有  
不可思議之因不可思議之果也  
市虎鑠金殆其末耳及事既往議  
已消毋論以老公祖之心入某之  
腸本自無事即彼始初構禍之人  
覓其形相了不可得法界原廣大

何必自生局促世路原寬平何必  
自為嶮巇某愚鈍推魯亦老公祖  
素所習知機心械事復向何處着  
脚幻夢場中遍生冤債某誠愚夫  
信不辨此日來閉門訟過惟有徹  
骨懺悔一事相不生人我業不造

貪嗔永矢弗諼佩以沒世此外更  
何言哉無知之人瞻視不過分寸  
謂某夙生所願親附于閣下兄弟  
之心因緣未終斯乃自生分別即  
閣下頗謂此市虎鑠金信有之耶  
毋寧閣下不遂棄我即老公祖遽

棄我耶閣下慧日普照四天之下  
伏寶筏度迷津應勿遺棄同室之  
人拈一莖草微笑示機當令大地  
山河盡脫是非煩惱此段功德惟  
祈閣下注慈帛昧具書言無倫次  
非所應聞於尊者自惟有肺腸而

不達與欺罔同罪故敢貢其項屑  
之至如此行人甚迫老公祖前不  
暇別具言輕瀆死罪惟閣下鑒其  
區區

祭文

錢太夫人祭文

維萬曆之癸卯歲某月某日太老  
師母錢太恭人卒於家太母嚴事  
舅姑相大師卓庵先生所至為名  
宦課兩丈夫子皆成名儒而吾師  
又為一時名吏曹且分其樂施終  
其身如一日而性復溫惠虛家庭



夏楚不加殲獲譙訶不及雞犬宗  
族皆化之為善良訃至凡吾師門  
下士官京邸者無不相對泣下蓋  
向聞母賢而近又知吾師奉母俱  
隱母在則師安母不在則師不得  
安一以痛死一以念生情自不容

已者顧無柰懷祿不能遠去枉自  
號天末由縮地謹于今歲甲辰五  
月五日門生趙秉忠粗具瓣香之  
奠致告於太母靈几而將之曰吁  
嗟乎哀哉太母胡遽逝邪前有至  
自杭者謂太母尚健飯忠且為吾

師遙相快也曾隔幾何時而忽有此始猶不信乃今日果然也吁嗟乎哀哉頃吾師在吏曹昔無端以波及失官聞者方為師扼腕不能平而師獨恬然就道絕不芥蒂政虞失太母驩也迺太母謂兒嘗無

官今官失與無官時同而驩更倍已又曰在官行令在家行意兒今日可以隱矣吾亦且以老身與兒俱矣不得子為清朝之良佐更望子成聖世之逸民賢哉太母雖古詩書所稱曷以加此而乃竟逝耶

吁嗟乎哀哉既師結廬南山奉母  
偕出延歲月不虞冷落唯母歷春  
秋不知寒暑唯母飯脫粟不厭糲  
服絮緼不嫌惡唯母冉冉十年來  
得口不談時事目不睹紛華躬不  
接冠蓋趾不錯城市亦唯母子為

母驩母為子安竊意自今天地間  
別無可以代吾師之樂矣而太母  
胡竟逝也耶不當逝而逝太母即  
壽亦稱德而師寔情可傷心天乎  
向謂仕路虞風波今堪山林悲風  
木乎向愁事劉之日短今堪終天

之恨長乎誰無母而誰似母移喧  
就寂誰不死母而誰似母不死于  
邑屋死于露棲此時慈闈景滅哀  
子魂銷一襯尚存萬緣皆隔忠第  
意想耳且嗚咽不能仰眎而師何  
以支耶而母抑何能竟瞑邪若論

師所成立  
葬李滿門  
能聲滿天下  
即將來

皇上下尺一起廢官次第以吾師  
揔不可知而就今日已足不朽師  
不朽則太母亦且不朽固可含咲  
入地為吾太師鑿鑿報有子狀而

顧其如吾師當日不可支何忠故  
不待不哭太母而念吾師思吾師  
而益以慟吾太母也吁嗟乎哀哉

張宮贊祭文

惜吾德符竟何為乎夫其朝霞晃  
日玉樹臨風者吾德符之人乎雲

飛雨落虎躍龍翔者吾德符之文  
乎指揮天地上下古今河決下流  
驥就熟路者吾德符之識鑒乎郁  
然而蘭馨飄然而雪散者吾德符  
之譚笑乎天之慶雲地之靈岳物  
產之明月上清食貨之山珍海錯

者吾德符之意致之品格乎以是  
而入紫微驤天路雍容金馬一再  
銅龍吾謂德符必有為也而竟溟  
泮然死乎已乎止乎德符其遂絕  
意人間一往而不返乎惜吾德符  
有不可死者三而德符何以死也

位已偏於三台年甫逾乎二毛步  
光瀕其出匣來日又方未艾惜此  
可以死乎孤身久羈京華每興陟  
岵之嗟高堂近迫濛汜幾紆倚門  
之望曾昊天未報顧朝露之溘  
先令垂白之年櫻此慟割念當風

之燭誰與晨昏惜此可以死乎况  
倚雲蘭桂有闕中庭哀淚烟霞堪  
悲後事就已駕之白雲凡百不問  
哀未亡之綠鬢鬢子何依使苗而  
不秀千載猶恨楊雄天若無知一  
世恫嗟伯道惜此可以死乎而德

符何以死也嗚呼哀哉天之生德  
符何為者乎德符之生何為者乎  
以才若此以遇若此以所就若斯  
之寥寥也嗚呼天地日閉光岳氣  
分達人異士已自邈焉不可多見  
間一見焉又復不盡其用承塵賦

賈玉樓題賀使珠庭日角之英王  
珮瓊裾之彥如雷一轟如駒一躍  
如白衣蒼狗倏尔變滅如飛花點  
絮旋逐東風而歆於石火光中金  
蛇影裏了牟尼之一大事豎范宣  
之三不朽不亦難乎嗚呼胡予之

豐胡奪之嗇大治無情小兒善妬  
固信然乎興言察采何堪靡廡之  
悲睠我邦國載軫云亡之嘆此吾  
所以哀哀含涕不止重有惜於吾  
德符也又寧為德符一身一家之  
故乎嗚呼已矣上苑游麟知太平



之有象帝梧鳴鳳識純嘏之大來  
麟兮鳳兮亦不過瞥然一見耳夫  
使麟而可以長為天閑之御鳳而  
可以長為鷄樹之棲也更不貴矣  
而安可少哉嗚呼此其德符之所  
以為德符者乎竟何為乎復何為

乎

誥封一品太夫人李母祭文

代作

太夫人之生胄啓神明宣猷翊運  
濯聲靈人疇與之埒其榮太夫人  
之沒水土奠平灑沉澹菑寰宇寧

天克相之考其終固知太夫人一  
身隆啓佑之大闕世運之重而非  
齊彭殤于一軌較寤寐乎死生者  
矣憶昔播酋倡亂重于天討太保  
奉簡書興問罪之師遵庭訓而敷  
壯猷殲虎兕于龍圉西南清晏

主上宵旰之憂釋封翁當此時而  
歸元化人皆曰封翁之終終以西  
南半壁之奠安也寧惟封翁太母  
亦然比時太保凱旋素鞞栞栞外  
以襄大事入以奉慈母太母方且  
膺綸綍之寵榮垂山河之繡黻含

飴弄孫怡怡然樂未幾河伯逆流  
天吳為孽太保復承簡書董瓠子  
之役遵慈訓而歷荒度導黃流于  
南旺開洳口于北陸園陵鍾簾弗  
移而運道艤艫弗阻  
主上宵旰之憂釋太母曰吾可以

與化盡矣向使河工未興太母告  
終誰任司空誰奏平成則太母之  
終終以南北河流之奠安也方太  
保之經營太母娛春暉于北堂均  
諸艱之歷試太母身際盛滿身見  
太平而逍遙以遊于帝鄉是我國

家戡定劬勦之烈太保手扶之以  
還于國而啓佑義方之訓太夫人  
目覩之以還于家生不後時死不  
先時諒明德之不偶實天道之無  
私留治平于天下俾太母集今古  
之繁祉也卹典自天祭壇遣告馬

鬣穹碑龍章顯號垂帶礪于雲初  
列九閭之虎豹太夫人非所謂備  
生榮與死哀而開子孫之作忠作  
孝者哉太母一旦捐館舍所垓者  
此電光泡影之迹耳至若措社稷  
泰山之安樹華夷永賴之澤彤陛

錫之彤弓玄夷錫之玄圭天下後  
世跂仰太保則天下後世稱頌太  
夫人之令名遐福固與天壤無窮  
期也某以桑梓么麼夙欽太母之  
懿範頃宦東魯迷謬指南提誨陶  
鑄仰戴二天其覆幬幘幪之量太

保明施之太夫人實陰賚之矣語  
不云乎先河後海有德必讐有言  
不改百年萬億有如母在某即今  
東西南北之途莫非天地某即今  
溪澗沼沚之毛莫非胸臆冀太母  
之揚靈響天風於寶璐

李提督祭文

嗚呼悲哉有涯者生不滅者名曷  
所重輕壯夫志績侯封廟食何辭  
裹單烈烈君侯邈焉寡儔流耀陽  
秋粵自束髮英風卓越氣吞胡羯  
締武經文勇略忠勛爰統六軍一

劍截齧縱橫虎穴寢皮茹血奕奕  
膚功聿績上公簡在

帝衷維群不逞構兇為梗西陲陳  
警乃荷特知遂介而馳六月出師  
肘印如斗四牡孔阜有嘉折首封  
之京觀飲至告歡植國維盤長鯨

盡羅外藩遘虐海氛甚惡

王命元戎秉鉞而東用靖不共戰  
則必克島夷喙息寔興滅國睠彼  
遼陽匪將之良莫鎮封疆戾為國  
胄忠勇天授勞勩丕茂弗詢盈庭  
錫命寵膺作我長城益感盛際貞

誠逾勵死綏在志袖握青蛇未靖  
龍沙何以為家赤悃自矢曰必滅  
此上報

天子天之難謀乃啓戎心毒戾孔  
深孤軍窮北風霆搏擊黃霧四塞  
彼其雄威詎難潰圍保軀以歸曰

得死所爰酬夙許爰答  
明主徒手奮呼肝腦委塗殲命胡  
奴凶問入告

帝用震悼議隆厥報賻卹殷繁式  
馳殊恩懋獎勇魂嘉名載易崇宇  
斯赫榮施無斁夫孰非臣夫孰非

人夫孰非身殺身自致人綱靡愧  
臣節靡貳天地為長日月為光何  
存何亡某等粉榆夙雅訃傳朝野  
臨風淚灑莫籲高天星霄中權曷  
盪羶羶弗究厥用罹此慘痛寧曰  
私慟哭以長辭將以一卮遙寫哀



思北望絕塞愁雲掩霽靈爽如在  
悲哉

李先生祭文

萬曆丙午二月某日明奉議大夫  
太常寺卿容翁李老年伯卒於家  
修撰年家晚生趙秉忠設位於庭

拜而哭之已拭淚南嚮而吊之曰  
嗚呼伯翁德範隆劬襟宇淵冲後  
生小子於何窺涯涘而望隆從憶  
從戊戌偕翁季子太史公讀書中  
秘回事翁於長安邸中稍得其岸  
略翁以上相詰嗣策步天衢紆朱

拖紫於陞祀文石之間垂二十年  
小心勤慎如一日人高其有數馬  
置對之風與人交絕無城府時而  
言笑時而緘嘿總之徐徐闇闇若  
春風惠日廣大与垠物物被其和  
者多矣坐中一榻一几几上焚香

觀書清適閒曠栩栩然悠悠然不  
知身世在塵寰與塵寰中有機心  
機事也人有犯者弗校僮僕有過  
者直以寬語解之一時長安縉紳  
莫不頌翁長者而又勤於汲引一  
段謙光憐材至誼不啻其口余以

猶子數過翁翁數與進下榻設醴  
丙夜達曙多道古今盛德事挹芳  
飲醇不覺余心醉矣世稱吏隱未  
見其人翁繇符璽晉奉常面如紫  
玉髮若白鶴簿書無煩陸沉金馬  
東方曼倩其儔也迨倦遊上章休

致

主上嘉其世德弗許遂銜使命以  
行太史請告扶侍翁于私第翁出  
都門以六月太史出都門以七月  
余念慈闈繼出都門以九月歸而  
定省旋拜先君墓墓木拱矣荒園

宿草霜露淒其不勝負米之嘆風  
木之悲也因羨淮南故人此時必  
且開北海樽秦南陔樂以暢叙天  
倫於綠野此何論玄成相業與萬  
石君家休沐也翁素願養葆和而  
太史承顏問寢從此百年可須臾

待曾時幾何遽報喆人之長往也  
嗚呼痛扎疇昔京邸把袂徘徊暫  
時南北冀翁復來翁即堅卧不起  
郵使可以相通音耗可以相聞一  
言一行作我儀刑猶然北面于一  
堂之上曾時幾何遽報喆人之長

往也嗚呼痛哉翁之光裕業已無  
憂翁之德福業已無量翁之令聞  
令望業已永終是皆足以不朽不  
滅何必百歲而稱壽哉翁歸矣目  
可以瞑矣惟是翁病余不知時翁  
歿余不及殮翁殯余不及憑棺而

痛則猶子之誼謂何渺渺余懷當  
于何日牽總帷吐此胸中之抑鬱  
也哉即今遣一介之使布椒漿之  
奠哀悰莫罄衍而為誄誄曰肅皇  
爰立相君宰衡調元幹運泰階正  
平克開遐裔奉常篤生倚天玉樹

承露金莖亢宗仙李蚤譽淮洲澤  
綿鼎鉉業紹箕裘起家符璽造跡  
皇州典司勤慎茂著忠猷大啓慶  
源繁昌孫子白虎銅龍鳳毛麟趾  
玉筍聯班南橋北梓瓜期奏最綏  
膺福祉晉秩奉常吏隱清卿上章

解組未許投纓皇華原隍結伴鷗  
盟局完出處標樹崢嶸太史寧親  
式遄其行桂林舞綵宮錦趨蹌稱  
觴介壽醴馮銀潢鳩杖藍輿泉石  
尚羊耄耄游登永錫壽考大官供  
奉優游享保天道豈忌惟善是寶

胡不憖遺倏焉蓬島嗚呼痛哉客  
歲之別同次外寢祖道張筵待席  
接飲自時迄今尚未盈稔夢寐  
墻穆兮如暉訃音俄傳涕泗沾襟  
幽明間隔傷悼人琴在疾不省於  
亡不臨舉聲揮淚哀有餘音嗚呼

痛哉



ノ  
六  
六

六  
七



卷之四